

张天师传奇

风水大师

(台湾)

著





张天师传奇

ISBN 7-5313-1299-9 /I · 1156

定价：15.80元

风水大师传奇系列（四）

风水奇侠

张天师传奇

萧玉寒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94年·沈阳

辽新登字 3 号

张天师传奇

Zhang tian shi Chuan qi

〔台湾〕萧玉寒 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字数：38,000 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8 $\frac{1}{4}$ 插页：2

1994 年 8 月第 1 版 199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2,000

责任编辑：王 烨

责任校对：何 力

封面设计：冯少玲

ISBN 7-5313-1299-9/I·1156

定价：15.80 元

目 录

序	1	
第一部	星移斗转	4
第二部	龙飞凤舞	144
第三部	天机幻变	288
第四部	三龙争锋	431

序

据《天异录》记载：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五星汇聚于某一星区，则天下事必然剧变动荡，是为五星连珠、星移斗转、天机演行异象。

从公元前十一世纪到明嘉靖年间，历二千八百余年，共出现了八次五星汇聚的异象。

第一次在公元前十一世纪，五星聚于房宿，这是周将伐殷之兆。

第二次于公元前六百五十一年，五星聚于箕宿，此乃齐桓公成为春秋第一霸主之兆。

第三次现于公元前二百零六年，五星聚于东井，东井即秦地，主汉王刘邦入秦以取天下之像。

第四次于公元七百一十五年，五星聚于箕、尾两宿，主一庆一殃之兆，所谓有德则庆，无德则殃；此兆应验于玄宗身上，唐玄宗继位后励精图治，天下升平；但后来唐玄宗耽

于享乐，任用奸相，宠幸杨贵妃，遂招致残害苍生的“安史之乱”。

第五次于公元九百四十年，五星聚汇于昂、毕二宿，乃宋太祖赵匡胤克灭五代六国大乱，建立大宋皇朝之兆。

第六次现于公元九百六十七年，五星聚于奎宿，主宋朝兴盛之兆。

第七次现于公元一千三百五十年间，五星同样聚于奎宿，主明兴元灭之兆。

第八次于公元一千五百二十三年出现，五星聚于室宿，主明朝行将大乱之兆，不久便有宁王朱宸濠起兵叛反事发生，从此明朝一蹶不振。

天象异变，与人间祸福兴亡上下相应，玄妙之极。

不但如此，大历史家司马迁亦在《史记》中，亦详细记载了汉代兴亡之天兆。

司马迁的《汉代记事》道：“汉之兴，五星聚于东井；平城之围‘匈奴大军于平城围困刘邦’，月晕参，毕七重；诸吕作乱‘吕后等乱国’，日食，书晦；吴楚七国叛逆，慧星数丈，天狗遇梁野……此乃荦荦大者，至若委曲小度，不可胜数。”

而在《后汉书》中，更详细记载了两汉末年王莽之乱。“王莽地皇三年，有孛星（即彗星、扫帚星）于张南，行五日不见。孛星者，恶气所生，为乱兵。张为周地，星孛于张东南行，即翼轸之分。翼轸为楚，是周楚地将有兵乱。后一年正月，光武（光武帝刘秀）起兵于舂陵。”

舂陵即今湖北枣阳之南，属周朝的楚地，刘秀于舂陵起兵反王莽的新朝，最后建主东汉皇朝。汉光武帝刘秀自称

“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”，以及他所崇尚的“无为之治”，终令汉朝出现“天下安平、百姓殷富”的局面，也令汉朝再延续了接近二百年的统治。

到公元一百五十年汉桓帝即位年始，外戚与宦官的残酷火并，终引发天下大乱，东汉皇朝已岌岌可危了！

第一部

星 移 斗 转

就在汉桓帝刘志，十四岁登皇帝位，朝政由梁太后临朝执掌这一年的二月，百花盛放、春光明媚的时节，一位离合于混沌之气，三光终始，观天作识，降升斗星，与时生息，随因九变，又身高九尺，长目长耳额广口方唇厚，口中有四十八只牙齿的黄色长眉老人，骑着一匹模样老迈却健步如飞的青牛，忽地抵达禹王峰山脚（江苏宜兴县西南）处。

黄色长眉老人，长眉忽地一扬，向禹王峰上飘拂晃荡。他随即伸手一拍青牛的脖子，口中喃喃地道：“老牛呵老牛！你只管牛步生云，载老子我上此峰巅去吧！……”老人话音未落，青牛四蹄忽地腾空，犹如有云托着四条牛脚，稳稳当当，却轻如云烟的直向禹王峰之巅飘去。

黄色长眉老人，是如假包换的“老子”，他的本名便是老子李耳。此时他忽然于禹王峰山上出现，也不知他来自何处，向何处去，更不知他所历的日月乾坤沉浮有多少遍，他的年纪到底有多长的岁月。

青牛载着老子李耳，飘飘然的上了禹王峰山巅。禹王峰

山下便即三万六千顷的太湖，湖中大小岛屿七十二个，号称七十二峰，如龟似马象虎犹龙，千姿百态，瑰丽清奇。山外有山，湖中有湖，山脉连绵，壮丽非凡。

老子李耳目睹此天地奇景，他那空灵的心境亦不由为之动，喃喃的唱道：“道之为物，惟恍惟惚。惚兮恍兮，其中有象；恍兮惚兮，其中有物。窈兮冥兮，其中有精；其精有真，其中有信。……到底向老子我传何信息？”

老子李耳目睹此天地奇景，心中一动，便知天地向他传知一个异常的讯息了。但这是什么讯息？老子李耳一时间竟亦沉吟不定。

他骑着青牛，绕禹王峰走了一匝，禹王峰四周的三大奇洞，便立即留下这位道家老祖宗的踪迹了。

位于禹王峰山麓处，是一个令老子李耳亦叹为“天下第一奇洞”的地方。洞长宽达三百多丈，洞中有洞，洞内套洞，大洞包小洞，一洞复一洞，大小洞穴达七十二个，恰恰等如太湖中岛峰的数目。小者仅可容三数人，大者竟可供五千人的汇聚！

老子李耳目睹此奇景洞天，不由叹道：“大洞小洞，千姿万态，天地奇观，深邃幽奥！……咦？这岂非吾道中，曲则全，枉则直，洼则盈，敝则新，少则得，多则惑的玄机么？”

老子李耳一拍青牛颈背，青牛跃出洞外，不待老子吩咐，呼地一下，即向洞的左面奔去，快如闪电。

左面原来是另一座与禹王峰并峙的山峰，形如巨牛，卧于天地之中。老子一见，心中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，喃喃道：“青牛呵青牛，物以类聚，原来你亦发现同类而趋之若鹜！”

在形如巨牛的山峰南麓，但见一座巨形奇洞突现于老子眼前。洞中有五座巨形大石厅，石厅中满布石钟乳、石笋、石花、石柱、石幔，上面奇光闪烁，犹如天宫幻景。

老子任由青牛于洞中四处奔走，忽然，前面现出一座高达十丈，宽二丈，厚一丈的巨大石幔，其色雪白，犹如天外飞瀑，奇伟瑰丽之极。

老子暗道：峰如屏，洞如腹，腹中有石如嶂如旗，好一处仙家之地！

老子心念未已，青牛又呼地一转，跃出石洞，石洞的右面十里外，原来又耸着另一座奇峰。只见峰如一个巨形田螺，屈曲盘旋，扶摇直上。

青牛似知老子心意，不待主人吩咐，即四蹄腾空，向那螺形峰掠去。

青牛载着老子，跃上螺形峰。原来峰顶之石，露出一个石洞的入口，洞如螺壳，洞内温暖如春；更为奇特的是，螺洞的下面，又有另一长洞，洞中有飞瀑流水，直泄悬崖，气势奇伟；瀑布洞之下，又有一个水洞，洞中长达五十丈，辗转曲折，水一相通，两岸钟乳石奇形怪状，如马如象，似狮似虎，千奇百怪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老子李耳，眨眼之间，已遍历禹王峰三大奇洞，心中已有所断，暗道如此奇瑰仙家之地，岂无潜龙结脉之处？倒要仔细审察，不然失之交臂，岂非被告之徒子徒孙见笑么？

老子李耳此身虽与天地同寿，但其性却仍如娃娃顽童，想到莫被自己的徒子徒孙见笑，他便决计不肯轻易离开禹王峰了。

老子李耳这般思忖，便伸手一拍青牛的项背，呵呵一笑道：“潜龙地脉已现其踪，老子我若不能一指判断乾坤奥秘，岂非被我那徒弟鬼谷子、九天玄女，以及徒孙儿张良等娃娃见笑么？呵呵，这于你青牛的脸上也大不好看啊！去，去吧！且周遭寻龙追脉去也！”

青牛似已通灵，一听老子之言，即仰天啸叫一声，以此表示自己的面子要紧，誓要于禹王峰山上寻到潜龙地脉不可了！随即撒开四蹄，于禹王峰上，风驰电掣的飞掠起来。常人绕禹王峰走一遭起码需大半日，但在青牛的脚下，却仅需一霎，眨眼之间，青牛便已载着老子李耳，转到禹王峰的东西来了。

老子李耳忽地轻喝一声：“停！”青牛也就立刻顿足不前。

原来老子放眼望去，但见禹王峰东面地脉，犹如潜龙踊跃而来，一起一伏，如雄马奔驰，闪趋有致；如海龙奔起，节节如珠；又如贵人出巡，浩浩荡荡，前拱后卫，抵禹王峰山腰，突一沉而降。

老子一见，即伸手疾拍青牛，着它掠上山腰处。只见于山腰处突冲起一幅大帐似的山屏，山屏下面即有一个山洞，洞口被巨石所封，不知洞内到底潜藏什么玄机奥秘。

老子向四周一看，只见山洞前面突呈开阔地，再前面便是浩瀚的太湖。山洞四周的地土是五色，赤、橙、黄、紫、蓝五色闪烁，瑰异之极。

老子站于山洞前面，向四下一望，只见四方献瑞，八方呈祥，气象万千。更有仙桥、木鱼、仙旗、仙鼓、仙印等形山峰罗列朝拱，仙风飘飘，吉气郁郁。

老子一见，不由喃喃叹道：“此洞即潜龙结穴之地，来龙如叠云，四山拥丛，宛如祥云捧日，前有九重朝案，次第重叠，犹如上天仙梯，恰恰可渡仙道之人。若有人能慧眼识此洞穴，那便连吾徒风水祖师鬼谷子亦比下去了！……到底是否有人具此绝世神通？”

老子李耳忖念间，意动心动，他的“无为神功”即被激发，再一转而施展他的独门秘功——一气化三清。但见老子身形顿幻，竟化作三缕“无影无形、无为无畏”的“三清气”，于洞口的石壁中穿越而入。

洞外的青牛没此无尚神通，便只能站在洞外，呆呆守候。

老子李耳“一气化三清”进入洞内，又“三清化一气”，回复原形，老子李耳的真身便在洞内了。这等如仙如幻的神功，当世中只怕唯老子李耳一人而已。

老子李耳向洞中定睛一看，他的功力已超逾仙境，洞中虽然昏暗，但在他眼中却如同太阳盛照之下，无一物可以遁形。老子李耳这般定睛一瞧，不由惊讶的轻咦一声。

原来在山洞的正中，耸着一座土堆，土堆前面竖了一块石板，石板上有字数行，道：“天机浩渺谁可知？四百年后先辈至；从孙拜祈老祖师，垂顾十世徒孙儿。汉昌后三年张子房留字。”

老子李耳一见，猛然醒悟，不由又好气又好笑，暗道九天玄女的凡身钟静儿，曾收了一位徒弟黄石公，黄石公这徒孙又收了一位徒弟叫张子房，按辈份排列，这张子房果然是老子我的徒曾孙儿！嘿嘿，四百年来素未谋面，四百年后竟忽然添了一位拜祈的徒孙儿了！……

老子心念一转，又暗道这徒孙求我这位老祖师垂顾的是“十世孙”，那此人岂非张子房自己的八世孙么？按此推断，了不得！吾道中又出了一位绝世奇才了！

老子这般思忖，默运玄功，运起“透视眼”向土堆里面搜视，只见土堆里面有一堆黑色的头发、指甲、牙齿等物，外包一幅红绿朱书，朱书上书张子房的生辰八字。距这堆东西不远，另有一管碧玉箫，碧玉箫旁有一块镜，以及一个圆盘状的物件。在这三件物的正面，有一包以白布包裹的本子，本子上书“九天秘笈精义”六个白字。

老子李耳瞧清土堆内的物事，不由惊讶得呵呵而笑，喃喃的道：“呵呵！了不得！不料黄石公这徒孙儿，竟把他师傅九天玄女的看家本事，亦一古脑儿传授给他的徒弟张子房了！……那九天秘笈原是无字天书，仅有宏福之人，方可目睹文字，但这曾徒孙儿张子房，竟可悟而独创，以有形文字写下一部《九天秘笈精义》，打算传给他的八世孙儿！”

老子李耳转念又暗道：“吾早闻黄石公已得道仙去，固然是九天玄女的传授之功，但亦赖其黄石龙脉荫庇，因此这‘黄帝子孙’方可一举成仙；不料他的徒弟，亦得此仙马龙穴，以自己的发齿作替身，葬入龙穴，成一衣冠寿冢，导龙气入己体，竟可抵百年道家根基，一朝仙化，跃登仙境！更荫庇后世子孙，按此推断，今时今日恰恰是四百年后，张子房的八世孙必定已蒙此仙马龙穴荫庇，降临人世矣！张子房这曾徒孙儿，既有托于我这老祖师，看来老子我倒不能负了他造福后世的一番美意！”

老子这般决断，当下呵呵一笑，随即伸手向张子房的

“衣冠冢”连射数指，几道“三清无为真气”，即疾射而出，把“衣冠冢”封闭住了。一经老子以此大法封闭，“衣冠冢”的山土便坚如钢铁，若非有金刚神通之力，便决计打不开了。

老子李耳以此大法，封闭张子房的“衣冠冢”，也不知他正弄甚玄机奥秘？老子李耳施展大法，令“衣冠冢”土坚如钢，当下也不再迟疑，身形一晃，再以“一气化三清”的妙法，身如三道真气，丝丝钻出封住洞口的石壁。只见洞外的青牛，依然在洞外尽忠职守，呆呆守候。

老子李耳向青牛欣然一笑，跃上青牛背，向四下一瞧，伸手一拍青牛头背，青牛即撒开四蹄，向西北面凌空而去。

禹王峰西北面八百里外的沛国丰县地域（即今江苏丰县地区），一个寂寂无闻的村庄，忽然来了一位白发灰袍的老乞丐。

老乞丐的灰袍千补百钉，白发苍苍下的脸皮皱得如老象之皮，活脱的一位饿了七七四十九日的老乞儿。

老乞丐身世堪怜，但却很快乐，只见他一路拍手唱歌，一路步入庄来，其状似疯犹癫，可笑之极。

老乞丐又唱又叫，手舞足蹈的直向村庄走来。他的怪模样，顿时引来村人的注目。首先便有小娃儿跑了出来，跟在老乞丐后面叫道：“老乞丐，天不要，地不载，哎呀一声摔破脑壳盖！……嘻嘻呵呵，快来看！”

老乞丐后面被一群娃儿追着，大叫大笑，他本人亦疯疯癫癫，犹如火上加油，顿时惹得这个幽静的村庄热闹起来。村人纷纷出来，有的赔着大笑，有的却大皱眉头。终于有村中

父老模样的人，走近老乞丐身前，以手掩着鼻子，讨厌的斥喝道：“过路！过路！莫来搞事，不然连脚也打断了！……”

老乞丐一听，却连白眉毛也不挑一挑，依然疯疯癫癫的喝道：“天机浩渺谁可知？四百年后先辈至；徒孙拜祈老祖师，垂顾八世徒孙儿……咦？谁是八世徒孙儿？……”

那父老模样的人，见老乞丐浑不理会，便喝令村中青壮年，用大棍竹杖打来。

大棍竹杖砰砰嘭嘭的打中老乞丐的身上，虽不欲闹出命案，不致兜头盖脑的打，但这般棍棍结实的打到身上，只怕任何人也非得躺下了。不过老乞丐被打，却越打越疯癫，只听他被打得呵呵笑道：“舒服！舒服！老子许久没尝到这等被打的滋味了！……”

眼看被打的老乞丐，越挨打乐得越厉害，打他的人反而惊得发了呆，暗道这老乞丐莫非是金刚不坏之仙体么？但横看竖看，这老乞丐一副半死不活的模样，哪有半点仙人的气概？

村中的父老眼看再打下去也不是办法，只怕老乞丐硬挺之下搞出人命，便喝住动手的青壮年，向老乞丐作好歹的求道：“你老人家别处去吧，莫来这庄中惹事，拜托，拜托了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白眉下的眼目精光一闪，犹如流星划过天际，预兆天机行将昭示人世，然后又随即敛去，呵呵大笑道：“千里寻人来，岂料逢恶乡！山中有潜龙，欲觅弓长张；不料视如疯，人人非福相！……好好，老子去也，到别处去来！”

老乞丐疯疯癫癫的自呼“老子”，别人必定以为他是疯癫自大狂了。老乞丐却浑然不觉，自管自走了。

他向西面走来，只见前面是一道黑漆大门，门口两边蹲着两只巨大威猛的石狮子，张牙舞爪的，一副扑噬之势。胆小的乞丐，只怕见了这等阵势，便吓得转身而逃，岂敢走近？

不料老乞丐却浑然不惧，他伸手向黑漆大门一指，黑漆木门的门把便发出一声脆响。

这一下打门声，立刻便把里面惊动了，黑漆大门咿呀一声荡开，里面走出两名家丁模样的人来。

老乞丐一见，便呵呵一笑道：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近我者发，逆我者穷！……”

那两名家丁一听，瞅一眼老乞丐，眼皮不禁一翻，大笑道：“可笑呵可笑！这等老乞丐，竟敢在张家庄门前说近我者发！……呵呵，倒不如说是近你者穷，近你者死吧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半点不生气，反而更乐得呵呵笑道：“那请问小哥儿，这是哪个张的庄园呢？”

家丁甲一瞪眼，没好气的道：“方圆百里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？这是弓长张的张家庄嘛！看你这老乞丐，想必是外地来的吧？想乞食么？冷饭菜汁也早倒去喂本地狗啦！”

老乞丐一听，即微笑道：“啊，原来是弓长张的张，那请进去向主人问一声，是否认得老子？”

家丁已不由大笑道：“瞎了你狗眼啦！我家主人怎会识得你这什么‘老子’？不如说是‘乞丐之子’罢！”

老乞丐嘻嘻一笑道：“不愧是狗家人，狗眼看人低！老子是谁，又岂是你所能看透？”

家丁听出老乞丐骂他是狗，不由大怒，随即打了声口哨，立刻便有一头大狼狗应声扑了出来，足有半人高，泰山压顶